

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 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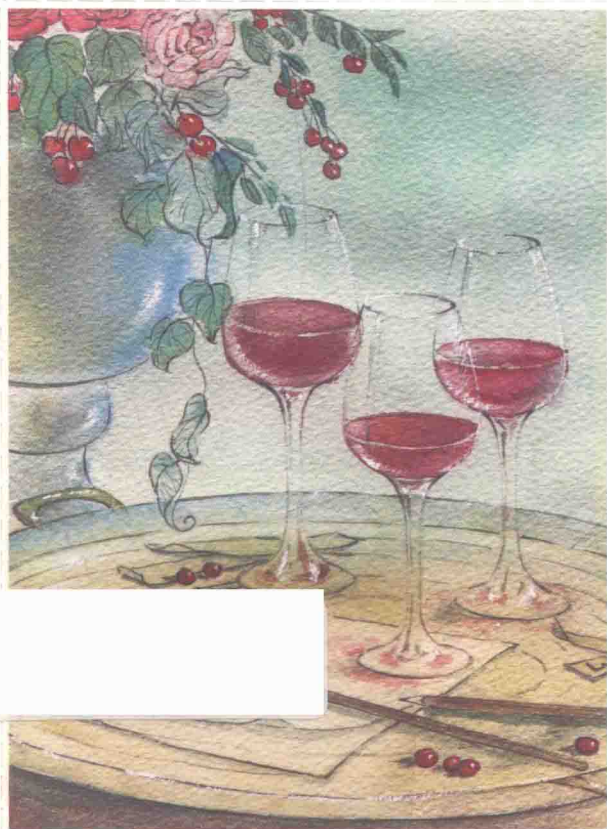
蜘蛛网

Agatha Christie

Spider's Web

Charles Osborne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著 (英) 查尔斯·奥斯本改编 吕兵译



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作品集⑥3

蜘蛛网*

Spider's Web

Agatha Christie®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吕兵 译

Spider's Web

Copyright © 2000 Agatha Christie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2013 Letter for Chinese Reader, New Star Edition by Mathew Prichard.

www.agathachristie.com

AGATHA CHRISTIE and *Agatha Christie*® are registered trade marks of Agatha Christie Limited in the UK and elsewhere.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HarperCollinsPublisher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New Star Press under license from HarperCollinsPublishers.

本书由 HarperCollinsPublishers 授权新星出版社以简体中文版独家出版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蜘蛛网 /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著; (英) 查尔斯·奥斯本改编; 吕兵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133-2893-7

I. ① 蜘… II. ① 阿… ② 查… ③ 吕… III. ① 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4464 号



蜘蛛网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英) 查尔斯·奥斯本 改编; 吕兵 译

责任编辑: 王 怡

统筹编辑: 王 欢

责任印制: 李珊珊

封面插图: 宣 和

装帧设计: 周伟伟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马汝军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5.875

字 数: 86千字

版 次: 2017年12月第一版 201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2893-7

定 价: 3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出场人物

罗兰德·德拉哈耶爵士	三位客人之一，克拉丽莎的监护人
克拉丽莎·黑尔什姆·布朗	外交官亨利的夫人
雨果·伯奇	三位客人之一，治安官
杰里米·沃伦德	三位客人之一，石油公司主席的私人秘书
皮帕·黑尔什姆·布朗	外交官亨利的女儿，克拉丽莎的继女
皮克小姐	黑尔什姆·布朗家的园丁
埃尔金	黑尔什姆·布朗家的管家
奥利弗·科斯特洛	皮帕的继父
亨利·黑尔什姆·布朗	外交官
警督	
琼斯警官	

第一章

在肯特郡逶迤连绵的山脉中，坐落着一栋建于十八世纪的优雅别墅——科普尔斯通府，也就是亨利和克拉丽莎·黑尔什姆·布朗的家，即便在三月阴雨绵绵的下午，景色依旧绮丽迷人。从可直通花园的落地窗望去，风雅别致的客厅里两个男人站在桌案前，桌上是一个摆着三杯波特酒的托盘和铅笔、纸张，酒杯上贴着写好1、2、3的标签。

年逾半百的罗兰德·德拉哈耶爵士长相出众、迷人而又举止文雅，正闲适地坐在椅子上，让同伴蒙住双眼。雨果·伯奇是个六十多岁、有点急脾气的老头，他从桌上拿了一杯酒递给罗兰德爵士。罗兰德爵士小口啜饮，让酒在舌尖回荡，然后说：“不用说，一号酒肯定是四十二年的道斯。”

雨果把酒杯放回桌上，一边嘴里念叨着“道斯42”，一边写在纸上，然后递过来另一杯。罗兰德爵士抿了一小口，迟疑一下之后又喝了一口，很肯定地宣称：“哦，真棒！二号酒非常不错。”然后他意犹未尽地再喝一口说：“毫无疑问，科伯恩27。”

雨果拿走酒杯记录下结论后，递给他三号酒。罗兰德爵士快速品尝之后，反应强烈，带着一脸厌恶说：“呃，浓郁型红宝石波特酒，我简直不敢相信克拉丽莎家里居然有这种东西。”

罗兰德爵士的鉴定结果被记录下来之后，他摘掉蒙眼布对雨果说：“现在该你了。”脱掉角质框架眼镜后，雨果让罗兰德爵士蒙上他的眼睛。“好吧，我猜她用便宜的波特酒焖兔肉或者做汤。”他说，“我难以想象亨利会允许她用这种货色来待客。”

“好了，雨果，”罗兰德爵士给雨果戴好蒙眼布之后说：“要不要像捉迷藏那样转三圈啊？”然后他领着雨果走到扶手椅边，扶着他转身坐下来。

“这里吗，慢点啊！”雨果一边摸索身后的椅子一边抗议道。

“坐好了吗？”罗兰德爵士问道。

“是的。”

“现在我要打乱酒杯的位置。”罗兰德爵士边说边轻轻地转动酒杯。

“不用那么费事，”雨果很有把握地对他说，“我才不会被你误导呢，坐在你眼前的可是名优秀的波特酒鉴定师，好好瞧着吧，罗利小弟弟。”

“不要太自信了。大意会失手。”罗兰德爵士还是把酒杯调整了位置。

他正要把一只酒杯递给雨果，黑尔什姆·布朗家的第三位客人——杰里米·沃伦德从花园走进来，这是位二十岁出头、相貌英俊的小伙子，套装外面裹着件雨衣，他一边看着两人，一边气喘吁吁地朝沙发走去，准备坐下来。

“两位到底在忙什么呢？”杰里米边问边脱下雨衣和夹克。“是用三只酒杯和卡片玩纸牌游戏吗？”

“发生什么事情了？”蒙着眼睛的雨果疑惑道，“听起来好像是谁把狗放进客厅里啦。”

“是小沃伦德而已，”罗兰德爵士告诉他，“不许偷看！”

“哦，我以为是哪条狗在追兔子。”雨果说。

“我套着雨衣从这里到小屋的门往返跑了三次，”杰里米试图解释他瘫倒在沙发上的原因，“据说赫尔佐斯洛伐克部长可以穿着雨衣花四分五十三秒跑完，但是我用尽全力也只能跑到六分十秒。真不敢相信他能跑这么快！估计只有克里斯·查塔韦才行吧，不管他穿不穿雨衣。”

“是谁告诉你赫尔佐斯洛伐克部长的事情的？”罗兰德爵士问。

“克拉丽莎。”

“克拉丽莎！”罗兰德爵士忍不住发出声轻笑。

“啊，克拉丽莎？”雨果咕哝道，“你绝对不要相信克拉丽莎告诉你的话。”

罗兰德爵士继续轻笑着说：“沃伦德，我猜你不是很了解女主人。她可是位充满想象力的年轻女孩。”

杰里米猛地站了起来，愤怒地问道：“你是说她在骗我？”

“那当然，毫无意外，”罗兰德爵士递给雨果一杯酒，“这绝对是她做的局！”

“当真？等我再看到她，”杰里米咬牙切齿地说，“我肯定会叫她给个说法！天哪，我累惨了。”他大步走进门厅去拿雨衣。

“喘那么大声干吗！”雨果抱怨道，“我必须集中精神。我可是和罗利打了五英镑的赌！”

“哦，你们赌什么？”杰里米重新坐回到沙发的扶手上。

“我们在一决雌雄，看看谁才是最棒的波特酒品酒师，”雨果告诉

他，“摆在我们眼前的是科伯恩二十七年、道斯四十二年和本地杂货店的特价酒。安静点，现在是关键时刻。”他浅尝了一口，然后不置可否地喃喃道：

“嗯，我知道了。”

“这么快？”罗兰德爵士问道，“那你说说第一种是什么？”

“不要催我，罗利，”雨果大声说，“我可不想输，下一杯在哪里？”

罗兰德爵士递给他第二杯酒的时候，他依然拿着第一杯酒。

他尝了第二杯酒后宣布：“我已经知道这是哪两杯啦。”他重新嗅了一下这两杯酒。“第一杯酒是道斯，”他把第一杯酒递回，“第二杯酒是科伯恩。”然后把第二杯酒也递回给罗兰德爵士。罗兰德爵士重复道：“三号酒是道斯，一号酒是科伯恩。”并写了下来。

“那就完全没有必要品尝第三杯酒了，”雨果认为，“但是为了慎重起见我还是全部品尝一下较好。”

“如你所愿。”罗兰德爵士把最后一杯酒递给雨果。

仅仅抿了一小口雨果就紧紧蹙起眉头，毫不掩饰他的极度厌恶之意：“哈，真不是人喝的东西，简直糟透了！”然后他赶紧递还酒杯，还从口袋里掏出手帕用力擦嘴，好像这样就可以除去嘴里的怪味，还嘀嘀咕咕地说：“这个恶心味道估计要占领我的嘴巴一个小时吧！好了，帮我把眼罩摘下来，罗利。”

“我来吧。”杰里米一边说一边来到雨果身后摘下蒙眼布。罗兰德爵士把杯子放回桌上之前，满腹狐疑地喝了一口说：“你没猜错吧，雨果，有把握吗？二号是杂货店的特价酒？”他坚定地摇摇头。“简直是胡扯，这杯毫无疑问是道斯四十二年的酒。”

雨果把蒙眼布装进口袋说道：“哼！你的味觉估计退化没了吧，罗利。”

“我来试试。”杰里米跃跃欲试。他走到桌前端起每个杯子快速喝了一口。迟疑了一会儿，他又重新试了一遍，然后无奈地承认：“好吧，我觉得每一杯都一样，没什么差别。”

“年轻人！”雨果卖弄老资格，“都怪那些混合杜松子酒已经烧残了你的舌头。看样子不仅仅是女人们没办法品鉴波特酒，现在四十岁以下的小男人们也靠不住了。”

没等杰里米反击，通往图书室的门打开了，二十多岁的黑发美女克拉丽莎·黑尔什姆·布朗走了进来。“大家好，我亲爱的朋友们，”她微笑着对罗兰德爵士和雨果致意，“你们已经确定了吗？”

“是的，克拉丽莎，”罗兰德爵士说道，“我们都在等你揭晓答案呢。”

“我一定是正确的，”雨果抢先说，“一号杯子是科伯恩，二号杯子是一般波特酒，三号杯子是道斯，对吗？”

“简直是胡说八道，”罗兰德在克拉丽莎回答之前抢白他，“一号杯子是道斯，二号杯子是科伯恩，三号杯子是一般波特酒，我才是正确的，对吧？”

“亲爱的朋友们！”克拉丽莎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她先礼貌性地亲吻了雨果，接着是罗兰德爵士，然后继续说，“请把盘子端回到餐厅吧，那个醒酒杯就放在餐柜上。”她神秘地笑了笑，然后从餐桌的盒子里选了一颗巧克力。

罗兰德爵士端着酒杯，准备和他们一起离开。突然他猛地停下来，仿佛猜到了什么似的说：“‘那个’醒酒杯？”

克拉丽莎坐在沙发上优雅地收拢双腿，带着恶作剧得逞的微笑回答：“看样子您已经猜到了，只用了一个醒酒器，也就是说三杯酒都来自一个瓶子哦。”

第二章

克拉丽莎的谜底给每个人都造成了不同的冲击，产生的效果也不尽相同。杰里米突然大笑一声，直接走上前去吻了她一下。而罗兰德爵士却一时间手足失措，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雨果还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对付这个把大家都给骗了的女孩子。

终于回过神来的罗兰德爵士找到了话头：“克拉丽莎，你这个无耻的骗子！”不过，多年的教养迫使他用最温柔的语气说完了这句咒骂。

“好吧，”她回答说，“这么一个潮湿而无趣的下午，既然没法去打高尔夫球，只能麻烦大家自己去找些乐子。好像刚才大家已经找到了，不是吗？”

“这可真是天大的惊喜，”罗兰德爵士喊道，一边端着托盘走向门口，“您应该为自己感到可耻，好好看看您现在的德行和嘴脸吧。与您相比，我相信这里的每一位都觉得年轻的沃伦德先生更值得尊敬。”

雨果终于笑了出来，陪着罗兰德爵士走到门口的时候用手臂抱住他的肩膀，“是谁？”他揶揄地问，“是谁说已经猜出哪一杯是科伯恩

二十七年？”

“别去管它了，雨果，”罗兰德爵士无可奈何地说，“我们还是找其他事情做吧，随便什么都行。”两个人一边说着一边离开大厅，最后雨果随手带上了门。

杰里米转头看见克拉丽莎已经坐回沙发上。“那么克拉丽莎，”他用责备的口吻说，“刚才的事情是不是和赫尔佐斯洛伐克部长那事一样啊？”

克拉丽莎的表情仿佛在看一个天真的儿童：“他怎么了？”

杰里米用手指着她，恶狠狠地问：“他真的可以穿着雨衣在四分之五十三秒内从这里跑到大门口？”

她甜甜地笑了笑说：“赫尔佐斯洛伐克部长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家，他都六十好几了，我很怀疑他在这个年纪还能不能跑得动。”

“整件事都是你搞的鬼吧。他们已经告诉我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嗯，”克拉丽莎的笑容甚至比之前更甜，“你以前一直在抱怨没有什么值得挑战的事。所以看在友谊的分上我认为给朋友最好的礼物就是提供一个挑战目标。没有比让你尝试越野跑更好的事情吧，我也相信你能够战胜这样的挑战。所以我就撒个谎让你试试呗。”

杰里米发出了带着愤怒却有几分滑稽的呻吟，“克拉丽莎，”他问她，“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当然，是我做的，已经好多次了！”克拉丽莎大方地承认道，“但可笑的是，当我说真话的时候，似乎没有人相信我。”她想了一会儿继续说：“所以我觉得当你完成挑战，再洋洋得意地阐述你的成果，说不定会把赫尔佐斯洛伐克部长的玩笑话变成事实。”一边说着，她的身影划过落地窗。

“我的脑血管估计要爆炸了，”杰里米大发牢骚，“你该好好关心一个胖子的身心健康啊。”

克拉丽莎笑了，打开窗户望向外边，“天晴了，多么美好的夜晚，我喜欢雨后花园的气息。”她探头深吸一口气说：“这是水仙的香气。”

当她关上窗户的时候，杰里米走近她问道：“你真的喜欢住在乡下吗？”

“简直爱死了。”

“但这样下去你会无聊死吧，”他说，“这里真的和你很不配。克拉丽莎，你一定很想念剧院。我听说你年轻的时候热爱那里的一切。”

“那时我确实热爱剧院的一切，但我不会自己写剧本啊。”克拉丽莎笑着说。

“但你在伦敦肯定能找到另一种精彩人生。”

克拉丽莎又笑了起来。“什么样的人生？混迹于社交晚会和夜总会里？”她问。

“对！各种社交场合，你肯定会成为一朵耀眼的交际花。”杰里米带着微笑信誓旦旦地说。

她转过身面对他。“你不是在描述爱德华七世时代的奇闻吧，”她说，“不管怎样，我可不喜欢外交派对之类无聊的东西。”

“但是，你这样耀眼的明珠藏在这穷乡僻壤就是一种浪费。”他丝毫不肯让步，慢慢靠近她并试图握住她的手。

“浪费？我吗？”克拉丽莎问，同时轻轻把手抽了回来。

“是的，”杰里米热切地回应，“而且这里还有亨利。”

“关亨利什么事啊。”克拉丽莎在安乐椅里慵懒地坐了下来。

杰里米坚定地看着她：“我简直不敢想象你为什么会嫁给他。”他一边回答一边鼓了鼓勇气，“他年纪那么老不说，还拖着个正在读书的

小油瓶。”他靠在扶手椅上，却一个劲儿地打量她的表情。“当然，我不否认亨利是一个好男人，可他穿衬衣的品位实在是太张扬了，简直就是只被开水烫了的猫头鹰。”说到这里他故意停顿一下，看看克拉丽莎的反应，但对方没有任何反应。于是他继续说道：“亨利和这里的一切一样枯燥乏味。”

看到克拉丽莎依旧保持沉默，杰里米又说：“他没有丝毫的幽默感。”声音已经变成了任性的嘀咕。

克拉丽莎看着他，笑了，但依旧什么也没说。

“我猜你认为我不应该说这些事情。”杰里米说。

克拉丽莎转身坐在长凳另一端告诉他：“哦，我不介意。”

“你说什么？”杰里米走过去坐在她身旁，“你是说你已经意识到以前的选择是个错误？”他急切地问道。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克拉丽莎轻轻回答，但却带着点挑衅的意味说，“杰里米，你到目前为止对我有过非分之想吗？”

“绝对没有！”他回答得斩钉截铁。

“真好玩！”克拉丽莎也高声说，并用手肘戳了戳他，“继续说啊。”

“我想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克拉丽莎，”杰里米有点结结巴巴，“但你只不过是和我玩玩调情戏码，不是吗？或者这只不过是你要一时兴起的游戏吧，亲爱的，你就不能认真一次吗？”

“认真？认真了能有什么好处吗？”克拉丽莎回答，“世界上已经有太多的认真了。我喜欢大家能围着我转，也希望我周围所有人都开心。”

杰里米悲伤地笑了笑：“如果你能对我认真些，我会觉得当下更美

好。”

“哎呀，好了！”她开始发号施令，“你应该好好享受时光才对，你是我们周末的客人，还有我可爱的教父洛里，以及可爱的老雨果带来的饮料，他和洛里可是有趣的搭档。你可千万别说来这里丝毫没有乐趣。”

“当然我现在很开心，”杰里米承认道，“可是你说这些的目的就是阻止我对你说出真心话。”

“别傻了，亲爱的！”她回答说，“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真的吗？你的意思是？”他问她。

“当然没问题啊。”

“好吧，那我就说了。”杰里米说着，从凳子上转过身来，“我爱你！”

“好开心哦！”克拉丽莎丝毫不掩饰地说。

“这个答案和我想的不一樣！”杰里米抱怨道，“你应该用同情一个傻瓜的口吻低沉地说‘我很抱歉’才合乎逻辑。”

“但我真没觉得不高兴，”克拉丽莎不改初衷，“我很高兴我喜欢的人向我表白。”

本来坐在她身边的杰里米立即站起来和她拉开距离，看得出他心烦意乱。克拉丽莎凝视着他问：“你肯为我做任何事情吗？”

杰里米立即转过身来，仿佛宣誓般地说：“你知道我会为你付出一切！只要是这个世界上有的东西！”

“真的吗？”克拉丽莎说，“假如我杀了人，你愿意帮我……算了，还是不说了。”她起身来回踱步。

杰里米转过头来凝视着克拉丽莎的眼睛说：“你说下去。”

短暂的沉默之后，她说：“还记得刚才你问我是否觉得这里无聊

吗？”

“记得。”

“好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觉得这里无聊。”她坦白道，“换个更确切的说法，留在这里绝对不是我的爱好。”

杰里米一脸的疑惑：“不是你的爱好？这是什么意思？”

克拉丽莎深吸一口气说：“杰里米，你当然知道这里的生活平静如死水，在我身上没发生过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情。这样吧，我们开始玩个小小的‘假设’游戏吧。”

杰里米更疑惑了：“假设？什么假设？”

“是的，假设。”克拉丽莎站在房间里说，“例如我会这样对自己说：‘假如明天早上图书室里出现一具尸体怎么办？’或者‘假如有一天一个女人出现在这里声称她和亨利早已在君士坦丁堡结婚，而我和亨利的婚姻是犯了重婚罪，我该如何应对？’或者是‘假如我的直觉告诉我，我能成为著名女演员，我该怎么办？’或者是‘假如有一天我必须在背叛自己的祖国和眼睁睁看着亨利被枪毙两者中二选一呢？’”说到这里，她突然笑了，转身坐进安乐椅里对杰里米说：“假如我和杰里米私奔了，接下来会怎样？”

杰里米走过去跪在她身边。“您的话让我诚惶诚恐，”他倾诉说，“您真的设想过那种事情会发生吗？”

“我真的想过啊。”克拉丽莎的脸上蒙着一层浅笑。

“好吧，那就告诉我这样做会发生什么后果？”他握着她的手问道。

她再次把手抽回来说：“那就让我们最后一次假设吧。我们会在米安雷宾的里维埃拉，而亨利拿着手枪追赶我们。”

杰里米吃了一惊说：“我的上帝，他打算杀了我吗？”

克拉丽莎带着回忆的表情说：“那一幕我应该不会忘记。”犹豫一

下之后，她用一种歌剧般的腔调对杰里米大声说：“克拉丽莎，如果你不跟我回家，我就用这把枪打爆我的脑袋。”

杰里米站起来说：“真是惟妙惟肖！”可他还是不服气，“我真想象不出亨利还会不会做其他的什么事情。那么你怎么回答亨利呢？”

克拉丽莎依旧笑靥不改。“其实啊，我假设了两种结果，”她毫不隐藏地坦白道，“一种结果是我对亨利说抱歉，我不希望他死，但我深爱杰里米，真的没法帮他什么。于是亨利就跪倒在我的脚下痛哭。但我依旧坚定地告诉他：‘亨利，我只是喜欢你，但我不能失去杰里米，我们永别吧。’然后我冲出房间，和你在约定的花园里相见。当我们沿着花园的小路走到大门口的时候，房间里响了一枪，但我们依旧向外狂奔。”

“老天爷！”杰里米喘着粗气说，“真要这么说，一定是这个结果，你也是这样想的吧。可怜的亨利。”他突然想起什么来，追问道：“你刚才说设想了两种结果，那另一种是什么样子呢？”

“哦，另一个结果就是，看到亨利苦苦哀求的可怜样子，我不忍心离开他，最后决定放弃你，一直陪伴亨利到死为止。”

杰里米现在是一脸沮丧：“你说得对，亲爱的，这是你喜爱的游戏。但是请不要忘记，当我说爱你的那一刻，我是真心真意地爱你，而且是永永远远地爱。相信你能体会到我的真心，你真的不给我机会吗？真的愿意陪着无聊的老亨利度过你的一生？”

一个身形单薄、身材高挑的十二岁少女，身穿校服背着书包出现了。她的出现让克拉丽莎免于回答杰里米的追问。她一边喊：“你好，克拉丽莎！”一边走进房间。

“喂，皮帕！”继母回答，“今天怎么回来晚了？”皮帕把帽子和书包放在便椅上说：“音乐课啊。”

“你一说我想起来了，”克拉丽莎说，“弹了一天钢琴是吧，开心吗？”

“一点都不好玩，简直是酷刑！法罗小姐为了提高我的指法，要我不停地练习。她就是不肯让我弹我最喜欢的独奏曲。有吃的吗，我都饿扁了。”

克拉丽莎看了看她的鞋子问：“在公共汽车上你没吃那个夹心圆面包吗？”

“啊，那个我吃了，”皮帕点头承认，“不过那可是半个小时前的事了！”她用让人发笑的眼神恳求克拉丽莎，“能在晚饭前让我再吃块蛋糕之类的吗？”

克拉丽莎轻轻握住她的手，领着皮帕出了大厅的门笑着说：“看看我们还能找到什么吃的吧。”临出门，皮帕开心地说：“肯定有！那块放在橱柜里头、顶上带着樱桃的蛋糕还在吧。”

“早没了！”克拉丽莎说，“昨天晚上你就把那块蛋糕吞下肚了。”

杰里米笑着摇摇头，等她们的声音消失在大厅里，在确认过她们真走了之后，他迅速来到桌边拉开几个抽屉。就在这时，他突然听到从花园里传来一个爽朗的女声“你好！”被吓了一跳。杰里米赶紧关上抽屉，透过客厅的落地窗看见一个高个子、满脸笑容、四十多岁的女人，身穿粗花呢大衣和橡胶雨鞋，正在推开落地窗。看到杰里米，她停了下来问道：“请问，黑尔什姆·布朗夫人在吗？”

杰里米赶紧离开书桌，漫不经心地走到一侧的沙发边说：“哦，您是皮克小姐吧，她陪皮帕去厨房拿些吃的，现在皮帕的胃口就是无底洞啊。”

“小孩子真不应该吃零食。”她的笑声干脆而低沉，仿佛是个男人在说话。